

我为祖国写首诗

■ 胡巨勇

十月,鲜花和笑脸
是浓情携手虔诚向您表白
十月,丰收和喜悦
是颂歌链接自信向您致敬
祖国啊,在十月
让我用感恩和激情的笔墨
为您写首诗

中国红,是这首诗的底色
被风雨洗礼,与日月同辉

它见证您百折不挠的历程
三山五岳,是自然天成的诗行
它有着珠峰的挺拔巍峨
也有着昆仑般大气磅礴
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版图的绵延
让这诗意意象深远
您有长江长城的豪迈
您有五湖四海的胸怀
而您对五十六个民族的不离不弃
才是这首诗的主题

十月的中国

■ 孟夏

稻谷的香甜,飘散在你风轻云淡的旋律里;
花朵的妩媚,绽放在你姹紫嫣红的季节中。

十月的中国,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山河,风和日丽,大地金黄。每一棵树,都挺直着胸膛;每一片落叶,都怀揣春天的梦想;每一张脸庞上,都写满灿烂的笑意。

十月的中国,天地壮美辽阔,秋色生生不息。每一条河流,都不停息地奔涌与歌唱;每一座高山,都在期待中巍峨;

每一位劳动者在泥土翻滚的犁铧下,体味汗水的深刻和力量。

依偎着十月的中国,我们永远铭记着在历史的变迁中,最初点燃灯火、舍生取义的那些挺立的脊梁和不屈的灵魂。

聆听着庄严的国歌,我们在秋风里高高飘扬的旗帜下,凝望纪念碑上每一个永垂不朽的名字。

这是铿锵的步伐踏着崭新的黎明昂首阔步而来的,我的十月的中国;

这是在时序的变换中如诗如画、简约大美的,我的十月的中国……

人生之乐

■ 伍碧群

近日重读《浮生六记》,首篇的《闺房记乐》记录了沈三白与芸娘在生活中的种种乐事:

趣事其一:藏狮待君。

其二:两人论李杜及白乐天之诗,芸道李太白是知己,白乐天为启蒙师,夫为三白……与白有缘。

其三:七夕及七月十五夫妻于沧浪亭邀月畅饮,倚窗对酌而联句。

其四:中秋夜又于沧浪亭把盏赏月!

其五:艺巧制双鲜鲞,月朔望拜月下老人像。

其六:避暑于菜园,柳荫垂钓,观晚霞夕照,联吟,九月持簪对菊……

其七:三白怱怱芸娘女扮男装去洞庭君祠玩“花照”。

其八:芸娘偷出家门伴君游太湖,与船家女素云歌饮,于湖上泛舟。

其九:芸娘为夫纳妾,留心“美而有韵”者。

沈复与芸娘性味相投,在庸常生活中时有制造惊喜,为家常日子调制出种种浪漫的闺房之乐,这是智慧生活的方式,以兴趣爱好对抗人生无常的无奈。

而在《苏东坡传》一书里,苏东坡则认为,人生赏心乐事很多,不单有四件,而是十六件:清溪浅水行舟;微雨竹窗夜话;暑至临溪濯足;雨后登楼看山;柳阴堤畔闲行;花坞樽前微笑;隔江山寺闻钟;月下东邻吹萧;晨兴半柱茗香;午倦一方藤枕;开瓮勿逢陶谢;接客不着衣冠;乞得名花盛开;飞来家禽自语;客至汲泉烹茶;抚琴听者知音。

依东坡之列举,种种乐事不外乎发生于日常生活,能于平凡生活发现美好而发乎内心之悦,要有东坡一样热爱生活而又洒脱率性的空灵之心!如烹茶,听钟,

看山,濯足都为赏心乐事,因东坡即使仕途坎坷,被一贬再贬,临老投荒被贬到海外儋州,也会有一颗平常心“此心安处即吾乡”的豁达,他安于平凡日子而内心安宁自足,故一切在其眼中都是欢喜的。

回顾这几年的自由放牧,也是小满即安,知足常乐。就说到野炊,即有蚊虫叮咬,即有风吹日晒也无妨我们的兴趣盎然!今翻看《浮生六记》,古人早已有野炊之乐事,看沈三白芸娘寄居萧爽楼时,与三五知己炊于油菜花田间:“遍地黄金,青衫红袖,越陌度阡,蜂飞蝶舞,令人不饮自醉,继而酒肴俱熟,坐地大嚼……游人见之,莫不羨为其奇想……”

记得我们在山间林野席地野炊时,亦引起游人惊羨。春日油菜花开时,也曾花田旁边的堤坝上摆开茶台,与三五好友煮茶饮茗,坐在春风中随意吃零食,把盏清谈。让草香花香拥抱着,看蜂蝶翩飞,看白云悠悠飘过碧空。6月荔枝红了,烹茶煮粥于荔枝树下,头顶红荔,脚踏绿草,风吹树叶,蝉鸣鸟啼,也是人生一大乐事!

在炎炎夏日,呼朋唤友到东水山或蓝花谷,寻觅一处山溪瀑布旁,直接用溪水煮茶,享受着森林气息的清新沁凉。闭了眼睛聆听潺潺流水声,风穿过树林,穿过身体时那种温柔而舒畅,实在有如神仙一般让人心旷神怡。

秋季的落日余晖不容错过,每每在黄昏时分,我们来到月牙湾的海滩上,摆开茶桌,泡好茶,边喝边等待。西望天边,在海平面之上,那一轮红日渐渐下坠,然后慢慢变红变黄,成了巨大的咸蛋黄。目睹那夕阳的盛大落幕及辉煌告别,被大自然的磁力所震撼所魅惑!感到虽然生活平凡,让人间值得!

特意题了“英姿小妹”的款儿。

谁曾想,这“英姿小妹”年纪不大,气魄倒不小。半个月后,书协主席登门拜访,捎来了两盒茶叶,还有一块寿山桃花冻的印章,阴阳双文的“忧乐关心”。

北风在圈子里混了半辈子,桃花冻什么价,他还不清楚?况且这块印章油脂细腻,乳色通透,点缀的桃花红艳清晰,被师傅雕成岳阳楼畔摇曳的繁花。这材质,这雕工,这巧思,不得大六位数?

北风连连拒绝,主席却说“受人之托,忠人之事”,拱拱手,走了。

这可怎么办?
北风捧着“忧乐关心”把玩了半宿,拨通了英姿的微信。

她那边笑着解释:“我父亲是个篆刻家,印章很多;这‘忧乐关心’也是他点头同意了才送给您的,没什么不妥。北风老师就不必放在心上啦。”

北风稍稍安了心,再加上是真喜欢,半推半就,收下了。但他跟英姿约定:十年为期,每年给你写一幅字,就用这个章。还特意写了篇文,介绍“忧乐关心”的来历,都是真迹,有且只有十幅。

事儿就这么定下了,字也一年年寄过去。

没想到的是,这才第四年,他就查出了胃癌,要动手术。

北风熬了半宿,写了七幅作品,落款从“甲辰年”一直排到“庚戌年”,并一钤上了“忧乐关心”。他把作品打了一个包,又把“忧乐关心”交给老伴,反复叮嘱

“月是故乡圆,饼是我的香。”记忆里,每逢中秋,爷爷总爱用这句话逗我们。

那时的夜,月色像蒙了层柔润的滤镜,清辉如水,洒得人间一片透亮。中秋还未到,我们的心就早早像被春风拂醒的蝴蝶,扑棱棱地满是欢喜与期盼。看着爷爷拎回的油纸包,油迹顺着纸边悄悄渗出,浓郁的饼香直往鼻子里钻,馋得我们口水都要淌成小河。在那个物资不算丰裕的年代,月饼是十足的稀罕物,不到中秋当天,爷爷绝不肯提前拿出来。我们姐弟几个曾偷偷翻遍家里的角角落落,却连月饼的影子都找不着。直到多年后长大,才知晓爷爷的“小秘密”——他一直把月饼妥帖地藏在米缸深处,让米香悄悄浸润着那份“甜蜜”。

我永远记得中秋夜里的场景。奶奶早早上香,斟满清茶,将拜月的祭品一一摆上四方桌,最后将月饼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中央。我们的心像揣了只欢蹦的小鹿,盼着月亮快快爬上半空——只有月亮升起来,爷爷才会拆开那层

门门前那条路,自我记事起便横亘在那里,如一道深刻的皱纹,刻在村庄苍老的额上。雨天一地泥泞,黏稠湿滑,吞噬过多少踉跄的脚步与车轮;旱天则浮土没踝,风起时,漫天黄尘仿佛要将整个村落团团吞下。路旁那道水沟,更是长年累月蒸腾着一股腐朽之气,绿头苍蝇嗡嗡营营,成了家家户户夏日里驱之不散的梦魇。

而今归乡,竟至于恍惚。那曾让我少年时吃尽苦头的泥路不见了,代之以一条平整光洁的水泥大道,坦荡如砥砺,在阳光下泛着干净的灰白色泽。车子驶过,再无往日颠簸之苦,唯有平稳的微响。路旁,那曾是臭水沟的地方,已立起小气的石栏,其下暗渠通浚,其上竟点缀着几盆不畏寒暑的矮牵牛,开得没心没肺的鲜艳。

这般变化,初看是路的改易,实则远非如此。这路的延伸,竟像是一根神奇的金线,串起了散落在村庄四处的珠子。线的另一端,拴着几座新建的小公园。说是公园,并非都市里那般雕栏玉砌,不过是几处闲地,经了匠心安排,置了石凳,栽了花木,铺了草皮,添了些许孩童嬉戏的秋千与滑梯。黄昏时分,老者坐于其间,闲敲棋子;妇人推着婴车,漫步细语;孩童呼啸奔逐,笑声清越如铃。那昔日只闻鸡犬之声的僻静角落,如今竟荡漾着一种崭新的、安宁的热闹。

我坐于公园一隅,听村中长辈闲聊。言谈间,“政策”“规划”“百千万工程”这些字眼,从他们沾着泥土气息的多音里吐出,竟无半分隔阂与生硬。他们絮絮地说着,是谁家危房得了补助得以重修,是谁家因技术帮扶而扩



枝头花竞艳
黄诒高 摄

月光下的那块月饼

■ 陈华

京竟难寻广东月饼的影子!一瞬间,对家里月饼的思念汹涌而来,五仁、双黄莲蓉、豆沙、冬蓉陈皮……仿佛每种口味都成了心头的牵挂,样样都觉得好吃。

在广东人眼里,没有月饼的中秋是不完整的。我们不甘心地串街走巷,却始终没找到熟悉的家乡味道。正当朋友遗憾时,爸爸在北京的朋友突然来酒店看我们,手里还提着几盒月饼。“这是你爸寄给我的,有双黄莲蓉,还有五仁。想着你们吃不惯咱这儿的月饼,就给你们带些来。这盒自来红是本地的,也尝尝。”他笑着说,“中秋节嘛,图的就是个应景的味道。”那一刻,一股暖意从心底蔓延开来。原来,牵挂与祝福早已形成闭环,南北口味虽不同,但只要裹着真情,味道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。或许我们并非真的离不开月饼,而是渴望在中秋这个浪漫的日子里,收获一份

第一次在异乡过中秋,是刚结婚那年。国庆假期,我们和朋友约好去北京旅游。出发前妈妈问要不要带些月饼,我们满不在乎:“月饼哪儿没有卖的?”可当我们逛完故宫、游过颐和园、登上长城,沉醉于中华民族的坚韧与磅礴后,才猛然发现——北

大了果园,又是哪段河道清了淤,哪片山坡披了新绿。他们未必能条分缕析地说出那宏大国策的万千细则,但他们指着脚下的路,指着身边的公园,指着远处那片长势喜人的大棚,指着家家屋顶上泛着蓝光的太阳能板,说:“你看,这都是实在的。”

我于是明了,那宽阔之路,岂止是水泥铺就?它是一条从此岸通往彼岸的桥,连着困顿与富足,系着过去与未来。它让村庄不再是被时代快车遗忘的孤岛,而是血脉畅通的有机体。卡车能开进来,运走丰收的瓜果;轿车能开出去,载回见识了外面世界的青年。那消失的臭水沟,亦不只是环境的整治,它仿佛一种隐喻,涤荡了村庄的沉疴与暮气,将一份清新、健朗的村庄还给了生活于此的人们。而那几个小公园,更非可有可无的点缀,它们是村庄

跳动的新心脏,是乡民在劳作之余,安放闲情、滋养精神的绿洲。它宣告着,乡村的生活,不再仅仅是生存,而是开始向着更美、更好的日子从容迈进。

暮色四合,华灯初上。新装的路灯次第亮起,如一串温润的珍珠,镶嵌于村庄的颈项。我漫步于这宽敞坚实的水泥路上,脚下是无比的踏实。回首望去,小公园里的灯火与笑语,勾勒出一幅人间温暖的剪影。

这一切的改变,静默而宏大,它并非天赐,而是源于一个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,对最大方的土地与最基层人民最深切的关怀与最坚实的擘画。那名为“百千万工程”的蓝图,正化作了这脚下的路,这身边的景,这百姓脸上由衷的笑靥。它书写于山河之间,书写于生活之中,是如此磅礴,而又如此具体。



月光下的
甜蜜记忆
廖奕梅

解决粮所职工就业创办的,家乡的左邻右舍也能在节日里领到父亲送的饼,享受节日氛围。每年离中秋还有一个月,车间就飘着月饼香。到了饼厂,月饼已只剩豆沙月饼——那时大众偏爱伍仁,豆沙却是我们年轻人的心头好。我赶紧让师傅装了五封,还回家再拿上了两封,拎着沉甸甸的袋子往学校走,风里都飘着豆沙甜香,满心都是对学生们惊喜模样的期待。

当我提着鼓鼓囊囊的袋子出现在教室门口,欢呼声瞬间冲击着耳膜。同学们蜂拥上来抢着帮忙,教室一下喧闹起来,但很快在班干部轻声组织下,又恢复了平静。所有人坐直身子,眼里闪着期待的光,静静等中秋晚会开场。班长率先接过零食袋,小心翼翼地把橘子、奶糖分到每个人桌上。待大家手里都攥着甜意,我笑着提议:“谁来和我们说说中秋的故事呀?”话音刚落,那个提议办晚会的男生就高高举起手,站起身绘声绘色讲起“吴刚伐桂”——他模仿吴刚挥斧的模样,连桂花树“沙沙”作响的细节都说得活灵活现,逗得全班哈哈大笑,掌声此起彼伏。看着平日里调皮的他,竟能把课外读物里的故事记得这么清楚,我也跟着心头一暖,接过话茬,慢慢讲起古人赏月习俗的习俗,从摆上案几的月饼瓜果,到对月亮的美好祈愿,同学们听得眼睛都亮了。

最热闹的要数中秋诗词接龙,我把大家分成小组,刚有人说出“举头望明月”,有人急着举手接“低头思故乡”,有人抢着补充“明月几时有”,连平时不爱说话的同学,都在组员的鼓励下小声念出“千里共婵娟”。每接对一句,教室里就响起一阵欢呼,等游戏结束,我把藏在袋子里的月饼拿出来,分到各小组。有同学拆开包装时,眼眶悄悄红了,那泪里藏着喜悦,或许也藏着对家人的思念,但很快,一声整齐响亮的“谢谢老师”就盖过了所有情绪。各组围在一起分享月饼,你掰一块给我,我掰一块给你,笑声在教室里飘着。这时,月光忽然从窗外斜射进来,轻轻落在同学们带笑的脸上,把每一个笑容都镀上了柔暖的光。那一刻,没有远离家乡的孤单,只有满室的甜香与热闹,连空气都变得格外幸福温暖。

今晚风又吹过露台,月光依旧温柔。手里的月饼还留着香甜,那些与学生有关的细碎时光,也像这月光与月饼的味道,悄悄在心里攒成了温暖的记忆。

下午没课,我揣着钱包往校外跑:先在超市挑些橘子、奶糖这些学生爱吃的零食;回办公室后,又翻资料整理中秋常识,从“嫦娥奔月”的传说到“赏月祭月”的习俗,还设计了“中秋诗词接龙”的小游戏,生怕冷场。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——中秋的仪式感,这终究绕不开月饼。我我没多想,径直往父亲单位的饼厂赶。那家饼厂是父亲为

晚自习下课铃声响起,我攥着半沓周记本走向教室外的露台。深秋的晚风裹着凉意掠过衣角,很快便撞进一片柔暖的月光里——它从教学楼顶斜斜淌下,给栏杆镀上薄银,又漫过我的袖口,与教室里漏出的白炽灯光轻轻缠绕。那光不刺眼,反倒把空气揉成了温软的棉絮,连风带上几分温柔。

我正准备踏入办公室,身后传来轻快的脚步声。回头时,班里总坐在窗边的男生已跑到跟前,手心小心翼翼托着个月饼:“我妈今天新做的,老师你尝尝!”他递来月饼的瞬间,我才惊觉中秋已近。撕开包装纸咬下一口,饼皮在齿间轻轻回弹,先是淡淡的麦香漫开,接着是黑芝麻馅的醇厚——深褐色内馅裹着细碎芝麻粒,绵密得能在舌尖化开,瞬间在喉咙里留一丝甜润,恰如这夜的月光,温和得让人安心。

掌心月饼的芝麻馅,忽然翻涌出一段温暖的记忆。那是我刚毕业初为人师时,学生总爱往办公室跑。有天,班里最调皮的男生竟一改跳脱模样,规规矩矩站到我面前,语气认真得可爱说:“老师,今晚你看自习,能不能搞个中秋晚会呀?”经他一提醒,我才猛然想起——今天是中秋,是盼团圆的日子。这些孩子求学远离家人,心里定藏着思念。望着他眼里的期待,我笑着点头:“好啊,咱们办个热闹的中秋晚会。”

下午没课,我揣着钱包往校外跑:先在超市挑些橘子、奶糖这些学生爱吃的零食;回办公室后,又翻资料整理中秋常识,从“嫦娥奔月”的传说到“赏月祭月”的习俗,还设计了“中秋诗词接龙”的小游戏,生怕冷场。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——中秋的仪式感,这终究绕不开月饼。我我没多想,径直往父亲单位的饼厂赶。那家饼厂是父亲为

必须告诉英姿小妹一声。

老伴把手机塞给他,“既然不放心,来,打电话,让她自己来拿。没准儿还能见你最后一面呢。”

“吓吓吓!”北风给她顶了回去,“嫌我乌鸦嘴,你嘴上怎么不安个把门的?现在告诉她,不是白白让她担心吗?”

“哟哟哟哟,才见一面,就这么心疼人家?怎么没见你对我这么上心?”

“老夫老妻半辈子了,你搁这儿起什么哄?”北风有点生气了,拉下一张长脸,“快点拿纸来,我要写信。”

老伴没好气儿地丢给他一张纸。

是张快递单,上边注明“书法七幅,印章一枚”。

“你——”

“你什么你?半个小时前寄的,明天下午就能到。那时候你从手术室出来,是死是活,就有准信儿了,保证不让你家小妹操半点心。满意了吧?”

“那块印能值几十万,你就这么寄出去了?碰了呢?磕了呢?碎了?你赔得起吗?”北风越发觉得老东西不靠谱了。

老伴像是才反应过来,脸都白了。

“快去追回来呀。”

老伴抬腿就往门外走,正碰上护士来签字。“我走了,你怎么办?”

“你是能拿刀,还是能替我挨一刀?把‘忧乐关心’找回来,补什么都强。”说着,他龙飞凤舞地签下名字:姚北风。

“你不是寄字了吗?还一口气寄了七年的。那这印章就是咱家的,凭什么给她?”

“你留着又没用。”

“怎么没用?大不了还可以卖钱嘛。”

“你看你看,怕什么来什么。要是有人买了去造假,我的名声不就毁了?”

“你给她,她就不造假了?”老伴的气很不顺,“我可听说了:网上有人在卖你的字,盖的就是这个印。”

北风早就知道:他的文章一发表,“忧乐关心”准火;有利可图,自然会有人做假。闲来无事,他也到网站上去扒拉帖子,看字。还真让他找到了:一共三幅“忧乐关心”,正是前三年寄给英姿小妹的那三幅。

遇到难事了?

他没好意思直接问,先打给书协主席探探口风。

“还不是因为你?”主席满腹怨言,“也不问人家乐意不乐意,一年年往这儿寄。却之不恭,受之有愧,你让人家怎么办?前几天不是闹灾嘛,她委托我把字卖出去,捐给灾区,也算替你积明德了。”

听了这番话,“忧乐关心”更得送回去了。

手术在即,这信还没写,怎么办?他怕万一真有个好歹,老伴迷了心窍,昧下这“忧乐关心”。

“你不是说,怕什么来什么。要是有人买了去造假,我的名声不就毁了?”

“你给她,她就不造假了?”老伴的气很不顺,“我可听说了:网上有人在卖你的字,盖的就是这个印。”

北风早就知道:他的文章一发表,“忧乐关心”准火;有利可图,自然会有人做假。闲来无事,他也到网站上去扒拉帖子,看字。还真让他找到了:一共三幅“忧乐关心”,正是前三年寄给英姿小妹的那三幅。

遇到难事了?

他没好意思直接问,先打给书协主席探探口风。

“还不是因为你?”主席满腹怨言,“也不问人家乐意不乐意,一年年往这儿寄。却之不恭,受之有愧,你让人家怎么办?前几天不是闹灾嘛,她委托我把字卖出去,捐给灾区,也算替你积明德了。”

听了这番话,“忧乐关心”更得送回去了。

手术在即,这信还没写,怎么办?他怕万一真有个好歹,老伴迷了心窍,昧下这“忧乐关心”。

“你不是说,怕什么来什么。要是有人买了去造假,我的名声不就毁了?”

“你给她,她就不造假了?”老伴的气很不顺,“我可听说了:网上有人在卖你的字,盖的就是这个印。”

北风早就知道:他的文章一发表,“忧乐关心”准火;有利可图,自然会有人做假。闲来无事,他也到网站上去扒拉帖子,看字。还真让他找到了:一共三幅“忧乐关心”,正是前三年寄给英姿小妹的那三幅。

遇到难事了?

他没好意思直接问,先打给书协主席探探口风。

“还不是因为你?”主席满腹怨言,“也不问人家乐意不乐意,一年年往这儿寄。却之不恭,受之有愧,你让人家怎么办?前几天不是闹灾嘛,她委托我把字卖出去,捐给灾区,也算替你积明德了。”

听了这番话,“忧乐关心”更得送回去了。

手术在即,这信还没写,怎么办?他怕万一真有个好歹,老伴迷了心窍,昧下这“忧乐关心”。

“你不是说,怕什么来什么。要是有人买了去造假,我的名声不就毁了?”

“你给她,她就不造假了?”老伴的气很不顺,“我可听说了:网上有人在卖你的字,盖的就是这个印。”

北风早就知道:他的文章一发表,“忧乐关心”准火;有利可图,自然会有人做假。闲来无事,他也到网站上去扒拉帖子,看字。还真让他找到了:一共三幅“忧乐关心”,正是前三年寄给英姿小妹的那三幅。

遇到难事了?

他没好意思直接问,先打给书协主席探探口风。

“还不是因为你?”主席满腹怨言,“也不问人家乐意不乐意,一年年往这儿寄。却之不恭,受之有愧,你让人家怎么办?前几天不是闹灾嘛,她委托我把字卖出去,捐给灾区,也算替你积明德了。”

听了这番话,“忧乐关心”更得送回去了。

手术在即,这信还没写,怎么办?他怕万一真有个好歹,老伴迷了心窍,昧下这“忧乐关心”。

“你不是说,怕什么来什么。要是有人买了去造假,我的名声不就毁了?”

“你给她,她就不造假了?”老伴的气很不顺,“我可听说了:网上有人在卖你的字,盖的就是这个印。”

北风早就知道:他的文章一发表,“忧乐关心”准火;有利可图,自然会有人做假。闲来无事,他也到网站上去扒拉帖子,看字。还真让他找到了:一共三幅“忧乐关心”,正是前三年寄给英姿小妹的那三幅。

遇到难事了?

他没好意思直接问,先打给书协主席探探口风。

“还不是因为你?”主席满腹怨言,“也不问人家乐意不乐意,一年年往这儿寄。却之不恭,受之有愧,你让人家怎么办?前几天不是闹灾嘛,她委托我把字卖出去,捐给灾区,也算替你积明德了。”

听了这番话,“忧乐关心”更得送回去了。

手术在即,这信还没写,怎么办?他怕万一真有个好歹,老伴迷了心窍,昧下这“忧乐关心”。

“你不是说,怕什么来什么。要是有人买了去造假,我的名声不就毁了?”

“你给她,她就不造假了?”老伴的气很不顺,“我可听说了:网上有人在卖你的字,盖的就是这个印。”

北风早就知道:他的文章一发表,“忧乐关心”准火;有利可图,自然会有人做假。闲来无事,他也到网站上去扒拉帖子,看字。还真让他找到了:一共三幅“忧乐关心”,正是前三年寄给英姿小妹的那三幅。

遇到难事了?

他没好意思直接问,先打给书协主席探探口风。

“还不是因为你?”主席满腹怨言,“也不问人家乐意不乐意,一年年往这儿寄。却之不恭,受之有愧,你让人家怎么办?前几天不是闹灾嘛,她委托我把字卖出去,捐给灾区,也算替你积明德了。”

听了这番话,“忧乐关心”更得送回去了。

手术在即,这信还没写,怎么办?他怕万一真有个好歹,老伴迷了心窍,昧下这“忧乐关心”。

“你不是说,怕什么来什么。要是有人买了去造假,我的名声不就毁了?”

“你给她,她就不造假了?”老伴的气很不顺,“我可听说了:网上有人在卖你的字,盖的就是这个印。”

北风早就知道:他的文章一发表,“忧乐关心”准火;有利可图,自然会有人做假。闲来无事,他也到网站上去扒拉帖子,看字。还真让他找到了:一共三幅“忧乐关心”,正是前三年寄给英姿小妹的那三幅。

遇到难事了?

他没好意思直接问,先打给书协主席探探口风。

“还不是因为你?”主席满腹怨言,“也不问人家乐意不乐意,一年年往这儿寄。却之不恭,受之有愧,你让人家怎么办?前几天不是闹灾嘛,她委托我把字卖出去,捐给灾区,也算替你积明德了。”

听了这番话,“忧乐关心”更得送回去了。

手术在即,这信还没写,怎么办?他怕万一真有个好歹,老伴迷了心窍,昧下这“忧乐关心”。

“你不是说,怕什么来什么。要是有人买了去造假,我的名声不就毁了?”

“你给她,她就不造假了?”老伴的气很不顺,“我可听说了:网上有人在卖你的字,盖的就是这个印。”

北风早就知道:他的文章一发表,“忧乐关心”准火;有利可图,自然会有人做假。闲来无事,他也到网站上去扒拉帖子,看字。还真让他找到了:一共三幅“忧乐关心”,正是前三年寄给英姿小妹的那三幅。

遇到难事了?

他没好意思直接问,先打给书协主席探探口风。

“还不是因为你?”主席满腹怨言,“也不问人家乐意不乐意,一年年往这儿寄。却之不恭,受之有愧,你让人家怎么办?前几天不是闹灾嘛,她委托我把字卖出去,捐给灾区,也算替你积明德了。”

听了这番话,“忧乐关心”更得送回去了。

手术在即,这信还没写,怎么办?他怕万一真有个好歹,老伴迷了心窍,昧下这“忧乐关心”。

“你不是说,怕什么来什么。要是有人买了去造假,我的名声不就毁了?”

“你给她,她就不造假了?”老伴的气很不顺,“我可听说了:网上有人在卖你的字,盖的就是这个印。”

北风早就知道:他的文章一发表,“忧乐关心”准火;有利可图,自然会有人做假。闲来无事,他也到网站上去扒拉帖子,看字。还真让他找到了:一共三幅“忧乐关心”,正是前三年寄给英姿小妹的那三幅。

遇到难事了?

他没好意思直接问,先打给书协主席探探口风。

“还不是因为你?”主席满腹怨言,“也不问人家乐意不乐意,一年年往这儿寄。却之不恭,受之有愧,你让人家怎么办?前几天不是闹灾嘛,她委托我把字卖出去,捐给灾区,也算替你积明德了。”

听了这番话,“忧乐关心”更得送回去了。

手术在即,这信还没写,怎么办?他怕万一真有个好歹,老伴迷了心窍,昧下这“忧乐关心”。

“你不是说,怕什么来什么。要是有人买了去造假,我的名声不就毁了?”